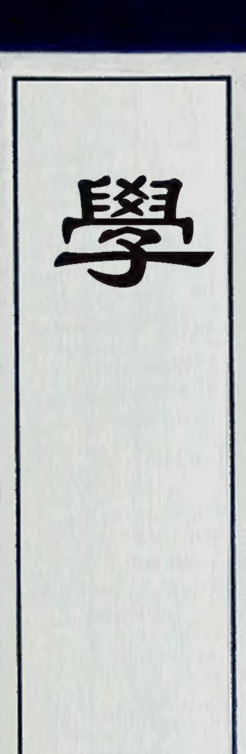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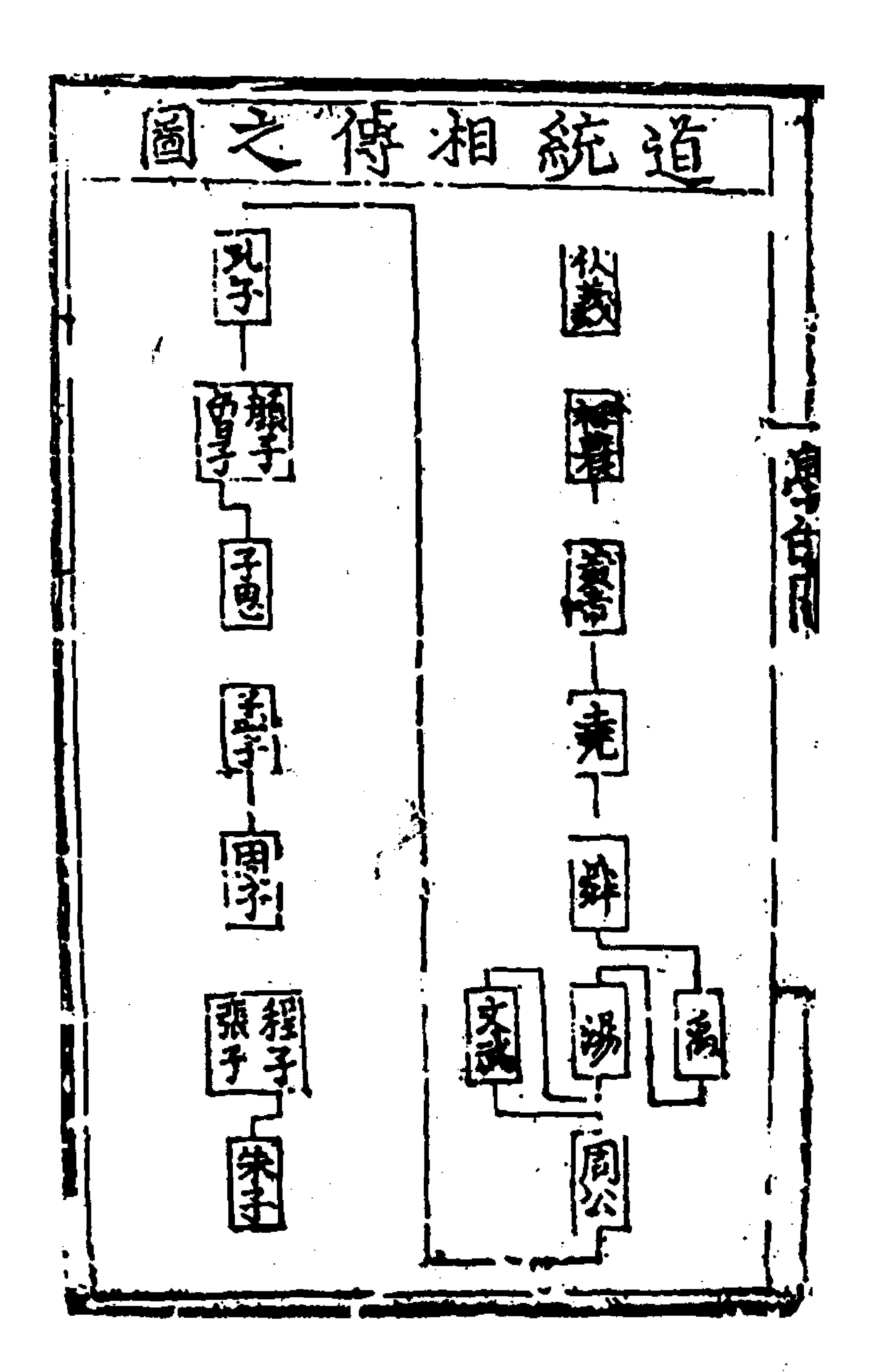

學的

朱子小影

全體大用之學繼往開來之儒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

周東遷而孔子出

宋南渡而文公生



道統相傳之圖
伏羲
神農
黃帝
堯
舜
禹
湯
文武
周公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周子
程子
張子
朱子

學的上

上濟輯

下學第一

總論爲學之道

朱子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朱子曰所謂學者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也○伊川先生有言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乎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

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朱子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朱子曰聖人教人爲學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

是正當學問○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
知力行而言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
行皆學之事○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
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求知而效夫
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
以求其能○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
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實學者立身進
步之要又曰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

體用本來無不該備○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曰涵養合下在先○林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才見成兩處便不得○朱子曰既

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朱子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教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

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問大學首云明明德卻不曾說敬莫是已具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為本○朱子曰古人小學教之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氣以從事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銷磨其

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無此
緣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此心之
助○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
一歲有一歲工夫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
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劄住立定脚
跟做去栽做後來根株塡補前日欠缺○
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
方册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

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又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朱子曰爲學先須立志志旣立則學問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又諭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

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志字最緊切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朱子曰學問亦無一超直入之理亦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辛苦從漸做來○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此又自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朱子曰聖門之教下學上達

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游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始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為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反是○學者當自博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乃得其序○朱子曰道不難於求而難於遂文程子曰學

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
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明足以管乎天
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
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
論也○須是中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
遍方始是儒者之學○朱子曰古之學者
始乎爲士終乎聖人知所以爲士則知所

以爲聖人矣○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遠天理而何以上分計七節

持敬第二涵養須用敬

朱子曰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夫子所以有持敬之語○敬字工夫

乃聖門第一義○自古聖賢[illegible]以奉[illegible]
便說箇敬字孔子曰脩己以敬[illegible]最緊
要處○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
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
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
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是
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童蜚卿問主一無適曰主一只是心專一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理會一事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或問敬當何訓曰是不得而訓

也惟畏庶幾近之。○問敬何以用工。朱子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下手工夫。朱子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程夫子數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

工夫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
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九容九
思曰所此便是涵養本原○坐如尸立如
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
氣容肅皆敬之目也○儼然端莊執事恭
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
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
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問持敬朱子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邪為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朱子曰人之心惟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

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言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明道先生言其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好只此是學○方其無事而存諸中不懈者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以至補工夫皆

從此做去有據依○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守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又云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守之○問未應事接物時如何朱子曰未應事接物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舊見李先生常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

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文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朱子曰敬之一字眞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懲窒消治○人常恭敬則

心常光明○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
不敬則都散了○伊洛拈出敬字眞是聖
學眞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着實用
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聖賢千言
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
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然後修身齊家
擧而措之天下爾○或問所謂敬者若何
而用力朱子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

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此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甁防意如城洞洞

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以上分十節

窮理第三

進學則在致知

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人入德處全在格物致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朱子曰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是大學最初用功處○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有是物必有是理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

可〇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〇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〇謝上蔡說格物只是尋箇是處甚好須是於其一二分直尋到十分是處方可〇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即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

處○朱子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至於一草一木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着逐一件與他理會過○道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程夫子云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

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
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還著一件事
便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謂陳安
卿曰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為
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如何便止於
孝為人君為人臣如何便止於仁與敬○
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
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問

伊川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
何朱子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
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
習多後自然貫通○昔聞延平先生之教
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
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
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
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

中自當有洒然處。窮理且令有切已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已即遺書所謂游騎無歸矣。窮理須有先後緩急。之亦要窮盡。朱子曰吾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坐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法去做真是不同。朱子曰萬

理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萬緒都理會四面輳合來見得是一理○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又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於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又曰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朱子曰端莊正坐如對聖

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刻苦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浸潤而無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學詳毋略學下毋高學拙毋巧學邇毋遠。○朱子曰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學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既

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有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通透處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韓退之所謂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沉潛反復

之功方得。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註。朱子曰。讀書別無法。只要耐煩子細是第一義。讀書須教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朱子曰。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讀書

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先立己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背理然非經文本意○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又曰須看他文勢語脈○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為聖

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看文字不可先
懷權斷於胸中○看文字只要虛心橫渠
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朱
子曰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
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漸漸釋
以至融貫會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無
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朱子
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

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
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
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朱子曰看文字須如猛將用兵直是鏖
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不
恕他○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
見得真味○朱子曰讀書遺忘此士友之
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

浹洽嘗稍見功耳○昔陳烈先生苦無記
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
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
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朱子曰聖賢心
書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又云須反來
就自家身上推究○讀一句書須體察這
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這道理須是見

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尾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朱子曰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

居敬而持志。朱子曰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

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以上分十八節

精蘊第四

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

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讀此四書然後看詩書禮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讀論孟工夫必得甚六經

工夫多得效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為玄妙之說○朱子曰大學是為學綱領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格物致知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致知誠意是

學者兩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又云誠意是人鬼關○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来解本文又將或問来參章句又且看来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胷中而正經亦不用了○讀大學豈在他言語正欲試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

其驗之吾心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是
果有此否。一有不至則猛勇奮躍不已必
有長進。今不知如此書自書我自我何益
之有。○朱子曰孔門答問曾子聞得底話
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
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
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或問與點一
段。曰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

這做工夫處○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朱子曰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熟讀又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孟子句句的確有必然之效○朱子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

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功○集
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
不少一箇字○集註至于訓詁皆子細者
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便了也
○朱子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或問云
以言誠爲中庸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
矣中庸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
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

不越乎誠之一言也〇讀中庸者毋跂於
高毋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
求其歸必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
踐其實庶乎優游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
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〇朱
子曰詩之為經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
而無一理之不具〇本之二南以求其端
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以雅以大其規

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指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

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或讀關雎問其訓詁名物皆不能言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若如此讀詩只消此八字更添思無邪十一言後便無話可說三百五篇皆成查滓矣○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朱子曰尚書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

通毋強通其所難通○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高宗舊學于甘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是經禮記是

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威儀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節有三千條○朱子曰樂記文章頗粹○樂記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必是古

本流傳得此箇文字○朱子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朱子曰易之爲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易有兩義一是變易是流行底一是交易是對待底○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伏羲畫卦止有

奇耦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是爲卜筮設到孔子方說從義理去○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

解○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昔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爲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程傳義理精字

數只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某解易只作卜筮之書○況元用閤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最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說此豈不誤他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

書並加詳密云○朱子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一至十爲河圖虛其中以爲易一至九爲洛書實其中以爲範○或問先天數曰大傳詳矣乾坤者六十四卦之祖也河圖洛書者數之宗聖人畫卦之原也又曰太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朱子曰孔子之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只

只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見得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奧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

耳○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
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
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春秋是明道正誼
之書今人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
大義都晦了○余國秀問三傳優劣朱子
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
義公羊穀梁考事甚踈然理義却精往往
不曾見國史○朱子曰看經只前面一段

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朱子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愽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其力於此以上分十六節

須看第五

朱子曰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着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朱子曰脩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

詳之○小學書是做人底様子○小學是教之以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之類大學是發明此理○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近思錄窮鄉晚進有志於學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朱子曰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精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易通與太極圖

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
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
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禄之取舍以
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
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通書
近世道學之原也○通書文雖高簡而體
實淵慤且其所論則不出乎脩己治人之
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朱

子曰定性書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程子四箴宜子細玩味○四箴舊見只見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之精密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朱子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西

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〇西銘一篇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〇横渠之意是將孝來形容這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〇西銘之書横渠所以示人至爲深切

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正蒙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朱子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邵子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朱子曰易之爲書最不易讀其作啓蒙正謂見人說得支離竊謂易中所說

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者但理會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問爲學只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說皆不必看如何朱子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讀書先以經爲本而後讀史○或問看史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上察看

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或問綱目主意朱子曰在正統○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朱子曰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朱子曰說論道理固是一般然其中含守從

又自不同若只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若曉得名字訓義之不同方見所謂同○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天即理也又云天者理之所從以出者也○程子云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

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
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
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
○張子云合一不測爲神推行有漸爲化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鬼者陰之
靈神者陽之靈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
能也○道猶路也又云道者事物當然之
理人之所共由者也○道即理也以人所

其分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
則謂之理○命猶令也性即理也○伊川
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
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
於天言之謂之性○性者人所稟於天以
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又云性者
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
天之氣也○氣即體之充也○心者身之

所主也。又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心者人之知覺主於身而應於事者也。指其生於形氣之私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志者心之所之也。意者心之所發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性者心之所具之理。情者性之感於

物而動者也○才猶材質人之能也又云才者德之用也○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極者至極

之義標準之名四方之所取正者也○程
子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善者天命所
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德者
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明德者人之
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
事者也○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
行之於身故謂之行○仁者心之德愛之
理又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

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云仁者本心之全德〇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又云義者人心之裁制〇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〇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〇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又云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〇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或云中心爲忠如心爲恕〇惻者傷

之切隱者痛之深羞者恥己之不善也惡
者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
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
而以爲非也〇欽恭敬也恭主容敬主事
又云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
於中者也 、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爲
弟又云善兄爲友〇義者天理之所宜
利者人情之所欲〇有心悖理謂之惡無

心失理謂之過〇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
而向凶〇直者心無私曲之謂〇和者從
容不迫之謂〇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
之用〇典常也謨謀也〇道之顯者謂之
文〇德合天地稱帝〇聖通明也又云聖
人神明不測之號〇自其大而化之而言
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
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

華辭而言則謂之文○君子成德之名○賢者才德過人之稱○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愚者知不足厚有餘○術謂法之巧者○先生父兄也又云學士長者之稱○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貳之名也○一者純一而不雜也又云純不雜也粹無疵也○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因其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經者理其緒而分之也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

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異端者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也○其曰體用一原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朱子曰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

讀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合或離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朱子曰）學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繆（以上分屬知行十三節）

鞭策第六

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朱子曰誦說雖精而不踐其

實君子蓋深耻之○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復禮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朱子曰呂與叔云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

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某年十五六時見此段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

警[illegible]教人若有向學之心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朱子曰自古聖賢教人只是就身心上用工○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朱子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聖賢千言萬語

只爲人未先失其本心。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使在腔子裏。朱子曰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者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裏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一念起處

[illegible]源尤更緊切○微動之初是非善[illegible]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illegible]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illegible]就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人之[illegible]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illegible]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illegible]認省察之○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illegible]腳便儘長進在○近則公私邪正遠則

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中心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打疊得盡○纔有邪適底意思便是惡欲○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是於

方動之時審之○動箴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兩句最緊要這是生死路頭○朱子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來是如此○問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只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或苦私意紛擾曰惟其心無

主張故爲私意所勝○朱子曰古人言志
帥心君須心有主宰始得○持其志則氣
自清明○朱子曰所謂求放心非是別去
求箇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心
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
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自去點檢一日
閒此心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心存
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

力○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問存心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而今與人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件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是存心之法○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問心要在腔子裏曰虛靈

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理只在一心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朱子曰心有所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則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心纔繫於物便爲所

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朱子曰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人最怕陷溺其心○朱子曰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我 口否方是得○朱子曰

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群邪自息○心既常惺惺而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相養之道也○朱子曰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古人為學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人之氣禀有偏則所見亦不同如氣禀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柔須

是克治氣禀偏處○克己固是學者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閒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問遇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做了却又悔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

說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了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須用淨盡截斷了○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面看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爲多○朱子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

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然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以上分十四節

進德第七

問進德之方朱子曰大率要脩身窮理若脩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又問脩身如何曰且[illegible]以不在無下手處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為脩身之要也○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此脩身之要也○朱子曰人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關防○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

也○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云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明道嘗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朱子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尤為親切真當佩服○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有

由亦不可得○損者三樂佚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也○朱子曰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容貌辭色之間正是學者持養用力之地○又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趨步務要凝重不可嫖輕以害德性○朱子曰君子愼言語節飮食養德養身之切務○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

好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朱子曰人謹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善言之出於口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朱子曰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求盡其道凡

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此常事做將去○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

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箇道理○世間事纔有苟且意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亦然○能夔兆問接人待物之道如何朱子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待人接物自有準則

○朱子曰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
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朱子曰嚴
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朱
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
至於苟賤不廉○朱子曰人須有廉恥有
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
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則亦
何所不至○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

不如人矣○人須知耻方能過而改○朱子曰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最要在速字上着力凡有過若從今日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令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虚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

必辨爭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問莫是纔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者但見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常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朱

子曰人不可以爲惡一失其身縱有善不
足以自贖○一失其身人所怨惡始雖以
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固
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可不戒
哉○朱子曰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
透更無話可說也○朱子曰偷慾淫好凡
事儉則鮮有失也○謝氏所謂食前方丈
則對客泰然簞食豆羹則不能出諸其戶

者其識趣卑凡只求飽與安者下矣

朱子曰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纔礙其小便害其大○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朱子曰學

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或言近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避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者學者何好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學者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illegible]之功[illegible]耳○

朱子曰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趣向不差是大節目○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私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義利之間只得着力分別不容猶豫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正義未嘗無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

心須○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
字一生用之不窮○敬義只是一事如兩
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
物便是義○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
外透徹○朱子曰學者爲其所不得不爲
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仕在是矣若
云我欲以此去爲仕便是先獲也○朱子
曰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

嘗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爲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無毫釐之差矣右上分二二節

道在第八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性而不可以一日離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

人道遠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朱子
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
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
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
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或言父
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曰非是欲其如此
蓋有父子便自然有親有君臣便自然有
義○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

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父母在不遠遊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

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或問孟其道謂之孝曰夫以一身推之則身也者資父母遺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

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饒謂只是謹謹細密謹不要寬縱寬慢硬要闊截○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又若謹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問人不幸處變繼母

異兄弟不相容當何如朱子曰從古來自有那樣子公看舜如何只是為人子止於孝○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我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毋非不慈孰使之離曰與使不慈不友亦無避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〇嘗解詩論魯莊公之母引趙子之言或問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是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〇問鯀既被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問以鯀爲有罪又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旦

如今人其父斲碎人之器物其子買而償
之豈是顯父之惡○問父母之於子有無
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
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
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
察○擇慶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
爲非義者○古人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
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又嘗訓其子曰

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不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朱子曰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兄弟設

亦不幸鬬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當衰日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朱子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烝烝乂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使是他有以處那變處○朱子曰大宗法既立

不得亦當立小宗法○處鄉黨宗族見有礙理處只得無忿嫉之心○朱子曰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中○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玩之地自欺於人不知之境僞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謹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

之事必先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志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爲多○朱子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

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惟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

○問妻有七出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

子曰然○朱子曰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此理而不使悖焉者也○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問必擇勝巳爲友則勝巳者必以我不如巳不吾友矣曰我求勝巳者爲友不如巳者又來求我耶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也○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踈厚薄耳○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

也○朱子曰朋友不善自當疎但疎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絶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或問原壤母死而歌夫子為弗聞而過之曰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問人倫不及師朱子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惟其所在而致死焉又云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夫道雖

若夫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資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朱子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朱子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

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問忠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曰君臣是義合世之人便易得苟且故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仕所以行君臣之義雖不絜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

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朱子

厚有言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令人多是此般見識○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近臣以寢講爲辟遠臣以疏遠惰勢爲辟○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修身

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般看○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其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朱子曰君道貴

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蓋

心當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己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朱子曰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臨利害輒已失其所守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德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朱子曰天高地下人

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以上分十九節

天德第九

朱子曰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與天無間○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

化之極經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云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中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正以其究竟無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極無以加此云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

曰太極本無極。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

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
有性外之物哉○朱子曰陽而健者成男
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
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
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
無窮矣○朱子曰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
一太極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
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

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朱子曰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

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朱子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朱子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

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朱子曰橫渠先生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甚密不易之至論也○朱子曰邵堯夫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語極有理○朱子曰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

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

不同。○或問性。朱子曰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言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自古論性至程子方始明備。○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者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

氣言之則不能無偏○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朱子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其至切而近者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

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外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

之變不能外也蓋於心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朱子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

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心主乎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者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

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情中節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

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〇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家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〇朱子曰儒者

之道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只之金○朱子曰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眞希元嘗誦此而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曰吾道一以貫之

以上分二十節

韋齋第十

章齋師孫章維從孝敢李存愿中齋同門友開機中立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求子學問淵源有自來矣第二節

○朱子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閒從群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默視之○嘗指日問韋

齋曰何所附曰附於天又曰天何所附
韋齋奇之○十歲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
不忘○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
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
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第一節○韋齋疾亟
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
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
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

先君子既殁則率以告二三君子而稟學焉○朱子曰某以童子侍屏山先生獲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朱子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至延平從學李愿中○師事延平久益不懈嘗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張南

軒呂東萊道同志合同時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第二節

○其色粹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即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平○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宗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

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攝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離右第四節○羹食行列有定位七箸舉措有定所○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右第五節○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右第六節○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

敬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
油然而喜節第七○死喪之戚哀戚備至飲
食衰絰各稱其情○居喪盡禮既葬日居
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朱子母夫人忌
日着黲墨布衫其巾亦然問今日服色何
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朱子長
子卒報至即以繼體服斬衰○朱子以子
喪不舉盛祭於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

祭畢反喪服哭奠子則至慟○朱子曰宗閭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節第八○賓客往來無不延迓稱家有無常盡其權○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無所遺周邺問遺恩無所闕節第九○嘗因呂氏鄉約四條及取他書附以己意稍增損之俾通于今又創爲月

旦集會讀約之禮○朱子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糴居民發廪強奪動詛戕殺易至挺變遂因前所貸米冠立社倉節第十○在同安涖職勤敏纖悉必親苟利於民雖勞無憚○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在南康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奸豪侵擾細民撓

深告政者懲之不少貸○復建白鹿書院乃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為說以勉之其五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學之序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脩身之要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曰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漳州習俗未知禮乃採古喪葬嫁娶之儀
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男女
聚僧廬爲傳經會及女不嫁而私爲菴舍
以居者悉爲之禁俗大變已上事節十○將趨君
命問李先生所宜言以爲今日三綱不立
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
趨利不顧義而主勢孤朱子嘗用其說以

封○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大原其後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為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故其言愈切○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止有此四字豈

可回互而欺吾君乎。○朱子嘗進說於其
君載呂大臨解中庸果能此道章而終以
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
慨不能自已自此爲學方有寸進食芹而
美敢以爲獻○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
倖之戒雖擢用御至不敢就出處之際凛
然不可易者○周子充薦先生爲江西提
刑入奏事時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甘昪尚

在先生力諭之孝宗曰昇有才先生曰小
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進言皆痛詆大臣
近習上之眷愈厚而嫉之者愈深是以不
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二[illegible]十[illegible]丁內
艱被召以未終喪辭復召以祿不及養辭
四年之間辭者六謹難進之禮則一官
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
不合必奉身而亟退趙丞相既遇朝權

悉歸韓侂胄朱子自念身雖閑退尚帶待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萬言極言奸邪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不聽請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第十三節○朱子平居無一念不在於國問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

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第十四節○朱子自同安歸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爲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深然矣第十五節○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暇○諸經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與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至於一字未安一辭未備

亦必沉潛反覆逮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
求至當而後已（叔第十六帥）○從遊之士迭誦所
習以決其疑意有未論則委曲告之而未
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
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
示之以精微開之以博大廣之以聞見約
之以踐行扶而掖之惟恐其不進培而植
之惟恐其不安○講論經史商略古今率

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僞學之禁起有勸以謝遣生徒者朱子笑而不答第十七節○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

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量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

也世歷變履險而不易○養深積厚然後
精純熟嚴厲精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
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
慊然有不足之意以錄十節○朱子疾且革諸
生入問疾朱子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
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
固着足方有進步處間溫公長禮日歸略
問儀禮繁文宜而正坐聲冠者就枕而遊

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哲人之萎也 小

變哉 以上分十九節

學的上 終